



电影文学剧本

火红的年代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火红的年代

上海电影制片厂

根据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话剧《钢铁洪流》

集体改编

叶丹 傅超武 执笔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火红的年代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。它以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、复杂的一九六二年为时代背景，通过冶炼特殊钢试验前后所反映的两种思想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，塑造了一个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“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”伟大方针，为革命敢于反潮流的工人阶级典型英雄人物——赵四海的光辉形象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团结一致、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，同帝、修、反进行针锋相对、百折不挠斗争的革命精神。

剧本在创作过程中，广大工农兵多次参加了讨论，使剧本的思想性更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火热的革命激情，艺术上也更臻完美。

电影文学剧本

火 红 的 年 代

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

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话剧《钢铁洪流》

集 体 改 编

叶 丹 傅超武 执笔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850×1156 1/32 印张2.125 插页4 字数48,000

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04 定价: 0.25 元



炼钢炉长——赵四海。

老田师傅勉励小高
要做个象赵四海那
样的炼钢工人。



赵四海不露声色地
拒绝了应家培假心
假意的“关怀”。



赵四海母亲鼓励
儿子，要坚决走
毛主席指引的革命
道路。



赵四海小组的同志们写大字报，批判白厂长执行的爬行主义工业路线。



党委书记王坚：“你要退掉的不是一般的任务，是党的自力更生的精神，你是越走越远了！”



赵四海、老田师傅让新一代炼钢工人小高点火炼钢。



第 一 章

夜晚，天空飘着雪花。

挂在墙上的旧日历，只剩下最后一张了。艺徒小高将它取下来，换上厚厚的一九六二年新日历。

小高向坐在操纵台前的女技术员白志华笑笑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熊熊的烈火从炉膛里喷出，它照亮了高大的炼钢车间，也照亮了一张张炼钢工人通红的脸，从闪烁不定的火光中，从无声的动作里，显出一种庄严豪迈的战斗气氛。

副炉长陈友根站在炉前第一线，双手紧握着测温器，脸上的汗水滚滚而下。他抬头看了看报温指示灯上的数字，满意地向站在操纵台前的白志华点了点头，做了一个手势说：“放钢！”

小高抹了抹汗水，愉快地跑到平台的一端去敲钟。

清脆悦耳的钟声在车间里荡漾着，预示着一九六一年最后一炉钢已经到手了。

通红的钢水从高空泻下。

盛钢桶上钢花飞舞。

这时，车间调度员小马兴冲冲地跑上平台，手里拿着一封信说：“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你们炉长赵四海和白厂长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来了！”

群情振奋，大家传阅着来信。

小高兴奋地说：“我们师傅回来了，咱们准又要大干一场了！”

他的话被扩音器里传来的几下报时声所打断，大家都抬起头来，望着扩音器喇叭，只听见一个清脆愉快的女声报告说：“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零点整。同志们，新年好！”

车间里一片欢呼，锣鼓声大作。

二

夜幕中，汽笛长鸣。

一列扎着三面红旗的特别快车，冲破严寒风雪的包围，在北方大平原上奔驰着。

车厢里，播送着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六二年《元旦献词》：“一九六一年过去了。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样，满怀信心进入新的一年。在这个时候，想想过去，看看未来，高瞻远瞩，把握全局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……”

“一九六一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，就是战胜了连续第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，……”

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旅客们，全都注意地听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着自豪的笑容。

这时，一个身材高大、穿着蓝色工装的人，也坐在旅客中间

悉心地谛听着。

他就是炼钢炉长赵四海。

扩音器里在继续播送《元旦献词》：“一九六一年，……是世界人民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年。……自然，国际斗争的道路，不是平坦的，不是笔直的。天空会出现乌云，海面上会骤起风暴，现在，…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，出现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感到痛心的事情。”

赵四海听到这里，脸上现出严峻的表情。

车厢外面，风雪呼啸，天地莫辨。

在一间软席卧室里，上海某钢铁厂厂长白显舟听完了《元旦献词》，心情也很不平静。他正和一个海军干部在谈话。

厂长有些沉重地说：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真是想象不到。”

海军干部：“对这场斗争，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”

卧室的门开了，赵四海走了进来。

四海：“厂长，《元旦献词》……”

从他的声音和步态来看，是想和厂长谈这件事，但是当他看见有陌生人在场，就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
厂长看了看他，微笑地回答说：“听了。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多年不见的老战友，现在是舰艇制造方面的专家。他就是我们炼钢能手赵四海。”

赵四海和海军干部握手。

海军干部打量着赵四海：“好象在哪儿见过？”

厂长：“噢？”

海军干部肯定地说：“是见过。”

厂长询问地看着赵四海，四海摇摇头。

海军干部想起来了：“是的，在报纸上。”

厂长和海军干部都笑了，四海也笑了。

厂长：“你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！”

海军干部感慨地说：“不行了，和当年在敌后根据地搞兵工厂的时候不能比了，你还记得咱们那个兵工厂吗？”

厂长：“记得。那能算什么工厂噢，和现在比起来，只能算个铁匠铺了。”

海军干部充满自豪地说：“哎，别忘了，我们在那儿干出了什么样的事业呀！”又转身对赵四海说，“你们的厂长可不简单呐，那时候，敌人封锁我们，你们厂长……”

赵四海注意地听着，可是厂长打断了海军干部的话：“算了，那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是谈谈眼前你这个难题吧！”

海军干部收敛起笑容，沉默片刻，愤愤地说：“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，想控制我们的国防，提出要和我们搞联合舰队，被我们拒绝了之后，他们就撕毁合同、撤走专家、断绝一切供应，一心要搞垮我们的海军建设，破坏我们新舰艇的制造。”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东西，“看，还以次品充好货，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的‘兄弟情谊’和‘无私援助’。”

赵四海打开纸包看了看，原来是块报废的钢板，他愤慨地说：“太卑鄙了！这是一种什么钢？”

海军干部：“特殊合金钢。钢号是 303，性能要求很严格，国内还从来没有生产过吧？”

厂长点点头。

四海思索着站起来，轻轻地自语道：“特殊合金钢……”

列车缓缓地开进某个小站。

车站的房屋和月台都被大雪覆盖着。

夜深人稀。

海军干部中途下车，厂长送他到车门口，被海军干部拦住，

互相握手告别。

赵四海帮海军干部提着一只箱子送到月台上，初次相识，彼此都颇有好感地互道再见。

海军干部走了几步，突然又折了回来，只见他从提包里取出那块钢板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四海同志，留着作个纪念吧！”

四海激动地接过钢板，目送着海军干部远去。

汽笛鸣过三遍，四海跳上了脚踏板，列车缓缓开动。

这时，扩音器里继续播送着《元旦献词》的结束语：“必须看到，最近出现的反华、反共、反人民的浪潮，还可能朝更疯狂的方向发展。对此，我国人民、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人民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。……”

广播声中，厂长出现在四海身后，关怀地说道：“风这么大，进去吧！”

四海没有动，厂长把自己的围巾给他围上，两个人默默地听完了《元旦献词》。

车厢外面风雪弥漫，夜色浓重。

赵四海打开海军干部送给他的纸包看了一眼，面对着漫天的风雪，激动地攥紧了拳头。

三

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只手将钢板摔在桌子上。

赵四海的家。

四海站在桌旁，攥紧着拳头，激动不已。

房间里坐着他的小组的同志们。

他的母亲，一个头发花白的退休工人闻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

四海大声地说：“看，这就是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卖给我们的特殊合金钢！”

钢板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，一眼就可以看出上边有条很长的裂纹。

二助手张大勇叫了起来：“啊，是次品嘛！”

四海：“这些家伙以次品充好货，以旧代新，高价卖给我们，最近更变本加厉，干脆拒绝供应，连起码的国际信用都不讲了！”

陈友根：“这哪儿还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！”

小高：“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”

四海蔑视地说：“想要我们放弃原则，放弃革命，围着它的指挥棒转，这办不到！”

众人：“办不到！做梦！”

现代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行为，激起了工人们无比的愤怒。

一直站在门口听大家说话的赵四海母亲，这时走过来说道：“孩子们，我们老一辈的工人都知道，混在工人阶级队伍里的叛徒，比公开的敌人更可恶！”

四海：“妈说得对，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最大的叛徒，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！但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种钢我们自己来炼！”

战友们纷纷响应。

四海看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留神到老成持重的陈友根还在沉默着，问道：“友根，你看呢？”

友根端详着钢板：“炼这种钢离不开进口合金原料。”

四海：“不行，不能依赖进口。”

友根不解地望着四海。

四海：“你还记得吗？大跃进那一年，老田师傅带我们炼过

一种特殊钢，用的就是我们国产的合金原料。”

友根：“可并没有成功啊！”

大勇：“那是因为有人反对！”

友根：“我看还是稳着点吧！”

大勇：“看你这个脾气，人家都卡着我们的脖子了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！这次在北京开会，听了中央首长的形势报告，又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“鞍钢宪法”，教育很大。”四海攥紧拳头，宣誓般地对大家继续说：“要争这口气，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！”

四

夜已经很深了。

喧闹的黄浦江也安静了下来。机帆船、小木船和万吨巨轮全都静静地停在水面上。各种各样浩如繁星的江上灯火也逐渐暗了下来。

江上的一切都笼罩在雾色中。

但是新村楼上赵四海家的窗子还亮着，四海正在灯下捧着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轻声地念着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这篇著作：“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。封锁吧，封锁十年八年，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中国人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么？”

读到这里，他激动地推开窗子，雄伟的钢城夜景呈现在他的眼前。他了望着、遐想着，书里的话始终萦绕在他的耳畔：“封锁吧，封锁十年八年，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
他象是想到了什么，披衣下楼，走了出去。

五

黄浦江边，正是涨潮时刻，狂风掀起巨浪，行人稀少。

赵四海沿着江边大道，朝远方走去。

他走进一个院子，很快地上了台阶，发现窗内有灯光，他轻轻地敲门。

白志华出来开门，惊异地叫了一声：“赵师傅！”

四海急切地问：“你爸爸睡了吗？”

白志华：“没有，和王坚同志在谈话呢！”

四海走进客厅的时候，一个细长身材的中年人走了过来，这人就是党委书记王坚，他拉着四海的手热情地说：“一路上辛苦了，怎么还没睡呀！”

四海：“老王同志，我睡不着呵！”

这时，我们已经见过的厂长白显舟也走了过来，请四海坐。

四海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厂长，那个舰艇钢的任务，我们接下来吧！”

厂长终于明白了他的来意，微笑地对党委书记说道：“你看，他半夜三更敲我的门，原来是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！”

众大笑。

厂长将一个饼干盒子递给四海：“把这个都消灭了！”

四海：“我不饿呀！”

厂长赞赏地对书记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工人的脾气，一听说任务两个字，就吃不下，睡不着。志华，你在他炉子上劳动，可要……”

白志华爽朗地接上：“我一定向赵师傅学习！”

四海：“你同意把这个任务要下来啦？”

厂长摇摇头：“关键是进口合金，厂里的库存早就用光了。有了进口合金，倒是可以考虑。”

四海：“用国产合金原料代替它嘛！”

白志华：“国产合金？”

四海：“对！”

厂长一挥手：“那怎么行！”

四海：“我师傅过去试过。……”

王坚很感兴趣地走过来，加入他们的话题。他问四海：“哪一年？”

四海：“大跃进的时候。”

厂长：“老工人的热情是好的，但科学根据不足，没让他们试下去。再说，老田师傅也退休回乡了。”

白志华：“有没有留下资料？”

四海：“有，每一炉都有记录。”

厂长：“别乱想了，炼这种钢离开进口合金是不成的！”

四海：“我们不能靠进口过日子啊！”

白志华：“爸爸，我看可以试试。”

厂长瞋怪地说：“你才炼过几炉钢！”

白志华不满地看了父亲一眼。

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党委书记哈哈大笑起来，他委婉地对厂长说：“拿炼钢来说，我还不如她呢！不过，我觉得四海他们的倡议很有价值。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，我们应当象他们这样考虑问题。”

厂长没有回答。

电话铃响，厂长拿起电话话筒：“喂，老刘吗？对……听说过了……这个，我们研究研究吧！”

厂长放下电话，对党委书记说：“舰艇钢的任务已经到了上海，局里问我们能不能接？”

王坚：“应该接。”

厂长为难地说：“今年的任务已经很重了，这种钢我们又没炼过，还有进口合金问题……”

四海：“别的厂也是一样啊！厂长，接下来吧！”

白志华也说：“爸爸，接下来吧！”

厂长看了看两个年青人，再看看党委书记，党委书记带着鼓励的目光朝他点点头。

厂长迟疑片刻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那就接下来吧！不过，用国产合金这件事关系重大，还要听听谭总工程师的意见，人家是权威！”

四海听了皱了皱眉头，他显然不满意白厂长的这种态度。

党委书记王坚理解到了四海的心情，走过来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四海同志，走自力更生这条光辉大道，会遇到各种困难，贵在坚持啊！”

党委书记的话给四海增添了勇气和决心，他坚毅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章

六

上午，一只轮渡驶过江心。

轮渡上，四海和全组同志坐在一起，正在看当天的报纸。

白志华读着报纸：“在目前这股反华、反共、反人民的逆流中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也蠢蠢欲动，我前线军民正严阵以待……”

四海：“让他们来吧，我们不但欢迎，还要好好地‘招待招待’他。”

众哈哈大笑。

笑声惊动了坐在对面的一个人，他闻声走了过来，手里也拿着报纸。

这个人就是钢厂生产调度办公室主任应家培，是个颇得厂长信任并且有实权的人物。

四海：“应主任，打哪儿来？”

“厂长让我去催进口合金。唉，又是白跑一趟。”应家培忧心